



除賊

要做好人全被嗜慾沉溺則嗜慾吾之讐敵也

今人以得嗜慾為快者是所謂借寇兵而資

盜糧與

憬然錄

迷于利欲者如醉酒之人人不堪其醜而已不

覺也

薛文清公

縱酒色是殺身的利刃美術數是殺子孫的毒

藥

衡門錄

張文忠公飲量過人太夫人年高頗憂之賈存
道慮其以酒生疾示以詩曰聖君恩重龍頭
選慈母年高白髮垂君寵母恩俱未報酒如
成病悔何追文忠自是非對親客不飲終身
不至醉 日益編

楚子反爲司馬醉而寢楚王欲與晉戰召之辭
以心疾王徑入幄聞酒臭曰今日之戰所恃
者司馬而醉若此是亡吾國而不恤吾衆也

射殺之周顛有一故人與之飲酒大醉腐脅
而死灌夫酒酣坐罵武帝伏誅故裴日休曰
酒之道上爲淫溺所化化爲亡國下爲凶酗
所化化爲殺身 日益編

凡親友燕會務在必誠必敬不可多虐以酒令
其失言喪儀且更有不測之事慎之慎之 名公
訓纂

王肅家誠曰凡爲主人飲客使有酒容而已毋

使至醉若爲人所強必退席長跪稱父戒以
辭之敬仲辭君而况于人乎

飲食紳言

聲色者敗德之具思慮者殘生之本

景行錄

淫穢一事極能損行實倫獲罪最重

感應篇

慈覺禪師云飲食于人日月長精麤隨分塞饑
倉纔過三寸成何物不用將心細較量若能
如是思省自可省口腹矣務實野夫云皮包
骨肉并屎糞疆作嬌嬈誑惑人千古英雄皆

坐此百年同作一坑塵若能如是思省自可

省淫慾矣

讀書鏡

上陽子曰惟姪慾爲諸業之首修行之士先當
屏絕世以絕慾爲甚難者皆愚癡之見初學
之士試於無人之境獨行獨臥日則以丹經
常玩夜則以清淨存心眼前旣無亂境一切
妄念悉除稍有魔障愈堅其心如此半年一
載待其精氣內固自不思慾若慾念未除是

精尚不全更當固之丹經云精全者不思慾
真名言也

醒迷錄

上蔡云色欲已斷二十年來矣蓋欲有爲必須
強盛方勝任得故斷之也問于勢利如何曰
打透此關十餘年矣

省心註要

語云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爲甚余亦以爲好
色之禍固大而闕爲尤甚蓋姪娼賤妓塗抹
脂粉倚門獻笑無非陷人鈎餌一入其中雖

甚黠慧亦將膠黏漆澣而不自知迨其家貲
漸耗囊橐漸傾而此身之棲止漸不能容則
疇昔分梳破鏡剪髮然肌者竟成陌路甚至
染惡瘡耽弱疾使其身爲無禮無義之人而
人皆輕賤之者却由此一念之差耳故色荒
之訓書有之治容之戒易有之而縞衣綦巾
聊樂我貞者詩有之少年子弟亟宜猛省

堂

太玄

高僧龜戒行嚴潔有魔化作美女自稱天仙說
偈誘惑龜執意貞確一心無擾曰吾心若死
灰勿以革囊見試女乃冉冉而逝嘆曰海水
可竭須彌可傾彼上人者秉心堅貞

淨土資糧

明霞可愛瞬眼而輒空流水堪聽過耳而不戀
人能以明霞視美色則業障自空人能以流

水聽絃歌則性靈何害

娑羅園清語

東陽陳同夫資高學奇跌宕不羈嘗與客言昔

有一士鄰於富家貧而屢空每羨其鄰之樂
一日衣冠謁而請焉富翁告之曰致富不易
也子歸齋沐三日而後予告子以其故士人
如言復謁乃命待於屏間設高几納師資之
贄始揖而進之曰大凡致富之道當先去其
五賊五賊不除富不可致士人請問其目富
翁曰卽世之所謂仁義禮智信是也士人聞
之愕然而退曰如此致富某卽死不願也同

夫每言及此輒掀髯曰吾儒不爲五賊所制
當成何等人耶

程史

嘉興有一賈人積銀百兩貯以磁甕以金釵二
股置其上瘞之地中而出賈于外不虞其子
窺見竊發其瘞視甕中惟清水一泓耳以手
攪探之無物遂封蓋如故比其父歸發甕取
金覆其數不減而次置攪亂問其妻曰吾所
瘞之物誰曾發耶吾所置金釵在上今顧在

下何耶後其子自言其故衆相駭歎夫以父
之財子猶不得而有之况可非分覲耶

見聞紀訓

棟塘陳氏曰鄒定四余母黨親也掘地得埋藏
銀甚多儘力營造輪奐一新將完木匠偶與
其子戲墜地死訟于官官知其得藏貨也重
索之殆盡訟始息而新舊房屋回祿又二夕
燬之矣蘇東坡曰無故而得千金不有大福
必有大禍今以鄒事觀之則薄命之人豈待

千金雖數十金有禍矣吁可妄求乎哉

見聞紀訓

人之經營財利偶有得意致富厚者必其命運亨通造物者陰賜至此其間有不達者欲以智力求之如販米則加之以水賣鹽則加之以灰賣漆則加之以油賣藥則雜之以他物如此等類目下僥倖其心欣然不知造物者隨卽以他事取去終于貧乏所謂人力不能勝天大抵轉販經營先存心地凡物貨必真

又須本分不貪厚利任天理如何雖目下所

得之薄必無後患矣

厚生訓纂

馬援初處田牧間至有牛馬羊數千頭穀數萬斛旣而嘆曰凡值貨財產貴其能施賑也不則守錢虜耳

漢書

石崇被收嘆曰若輩利吾家財收者曰知財致害何不早散之某以爲散之不如勿聚之爲愈也齊曹武被收嘆曰諸人知我無異意所

以殺我止欲取我財貨妓女爾但恨令衆輩見之武之嘆卽崇之嘆也噫世之營聚者可
以鑒矣

圍涂錄

王符卿公汝訓家世素饒乃父封公尤善經理每晨起握籌課筭至日昃未食故鄉居時虞盜患竟夕或不能寢符卿家食時卽志聖賢之學因諭其父曰天生財以養人人之所重則身與心耳大人爲此巉巉者營營競競外

累其身內累其心古謂厚積者守財虜不虛也封公喻一日盡招其逋債者裂券免之風所積藏視親戚族黨之殺悉捐以散給之里人大悅無煩防守而相翔者息君子以爲符

卿純孝哉

賢奕編

金帛多只是博得垂死時子孫眼淚少不知其
他知有爭而已金帛少只是博得垂死時子
孫眼淚多亦不知其他知有親而已

長者言

今人爲子孫計或至謀人之業奪人之產日夕
營營無所不至昔人謂爲子孫作馬牛然身
沒未寒而業屬之他人讐家羣起而報復子
孫反受其殃是始爲子孫作蛇蝎也吁可戒
哉

王陽明

凡田地基址相連處不可遽有吞謀併得之意
或人因家貧事故轉售於我亦必以實價與
之不可因彼事勢窮蹙故意推托欲其減價

賤售諺云田是主人人是客自天地開闢以
來此田此地賣者買者不知曾經幾千百人
而後傳至於我我今得之子孫縱賢而能守
能必其世世相承千百年而不失乎終亦遞
相賣買無定主爾自吾有知識以來見吾鄉
華屋腴田迭更數主其在他日可知已故魯
文恪公云養兒強如我買田做甚麼養兒不
如我買田做甚麼又云財也大產也大後來

子孫禍也大財也少產也少後來子孫禍也
少此先輩確論也彼罄智畢力勞勞役役厚
自封殖其亦未之思乎

胡師蘇

眼前田地休嫌窄退一步自然寬

景行錄

貪併之家恃其豪強見富家子弟昏愚不肖及
有緩急多是將錢強以借與或始借之時設
酒食以媚悅其意或既借之後歷數年而不
索待其息多又設酒食以誘使之轉息併爲

本錢而又生息更誘勒其將田產折還明條
雖倖免天網則不漏諺云富兒更替做迭相
報也詩曰十分惺惺使五分且留一半與兒
孫倘把惺惺多使盡只恐兒孫不若人又曰
一派青山景色幽前人田土後人收後人收
得休歡喜還有收人在後頭

厚生訓纂

宋郭進造宅既成以酒席犒工令子弟之席設
於諸工之下指工人曰此造宅者指諸子曰

此賣屋者進死未幾果爲資政殿學士陳彥
升所得蘇掖仕至監司家富甚嗇每置產吝
不與直爭一文至失色尤喜乘人窘急嘗置
別墅與售者反覆甚苦其子在傍曰大人可
增少金吾輩他日賣之亦得善價也父愕然
自是少悟夫世有如此父子可以免營造

鏡

讀書

李德裕平泉山居戒子孫云吾百年之後爲權

勢所奪則以先人所命泣而告之此吾志也
後經世變餘胤竟不能守花卉蕪絕怪石名
品俱爲洛城有力取去記所云者祇足貽達
人笑范文正公在杭州時子弟以公有退志
乘間請治第洛陽樹園圃以爲逸老地公曰
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况吾屋也吾今
年踰六十來日無幾乃謀治第樹圃顧何時
而居乎吾之所患在位高而難退不患退而

無居也居固易得西都士大夫園林相望爲
主人者莫得常遊而誰獨障吾遊者豈有諸
已而後爲樂耶張叔夏過錢塘西湖慶樂園
賦高陽臺詞序云慶樂園韓平原之南園也
戊寅歲過之但有碑石在荆棘中耳詞云古
木迷鴉虛堂起燕歡遊轉眼驚心南圃東牕
酸風掃盡芳塵鬢貂飛入平原草最可憐渾
是秋陰夜沉沉不信歸魂不到花深吹簫踏

葉幽尋去任船依斷石袖裹寒雲老桂懸香
珊瑚碎擊無聲故園已是愁如許撫殘碑又
却傷今更關情秋水人家斜照西林嘻讀叔
夏詞要知有園者仍未嘗有園讀文正語要
知無園者仍未嘗無園如李衛公平泉痴淚
正不必如霰矣故王珣舍虎丘爲院王維舍
輞川爲寺真可謂具身後眼者

讀書鏡

上元姚三老貲甲閭右嘗買別墅於勞勞亭之

北投書浦之南其中有池有亭有假山皆太湖
惟石鈎鬪甃堦奇崛玲瓏又有飛閣曲房
藥欄花徑逶迤斗折粧點如畫周遭又有老
樹壽藤葱蒨相糾秀色映發魚鳥親人良愜
賞心一日狂客王太痴來遊焉留酌池上酒
半酣太痴曰樂哉茲墅翁費值幾何三老曰
費千金也太痴曰二十年前老夫曾觴詠於
此王者告我費且萬金翁何得之易耶三老

曰我謀之久矣其子孫無可奈何只得賤售
太痴曰翁當效贊皇公刻石平泉垂戒子孫
異時無可奈何不宜賤售三老聞其言愀然
不悅旣而躍然引觴浮白謝之且曰太痴真
達者之言哉老悖空與兒孫作馬牛矣

綠雪亭雜言

穎川有姚尚書墓其神道碑穹隆博厚四面均
焉規制頗類顏魯公所書茅山碑者州人侍

郎某營壽域欲割碑三分之一以刻墓表畏
州守難之乃曲意懇之州守曰吾聞姚尚書
子孫微矣莫有王者况其碑甚厚便割三分
之二有何不可侍郎喜出望外乃命工割之
或問州守曰侍郎割尚書之碑子不能禁又
從而過許之何也州守曰吾意欲使後人割
侍郎之碑者猶得中分爾侍郎聞之慚悔無
地遂不割碑

古今藥石

蜀中有梁叅議周御史先後在告里居豪橫皆
爲讐家賊殺之越數年金堂有小吏往時嘗
遨遊二公間一日過銅梁月夜獨行至小溪
上秋木蕭蕭突然見二公在焉吏驚怖莫知
所措二公慰安之相與佇立已而梁顧吏曰
過家煩語吾兒不可爲惡吾在冥司徒有悔
心而已周獨悵然無語吏曰何以見教周曰
過吾鄉煩語鄰人張七公先人墓在南原麥

餒無主歲時幸為吾訶護樵牧則冥感無極
矣俄有黑風蓬蓬而來二公忽不見此予聞
之方伯羅循舉者

綠雪亭雜言

慈湖先生曰先君一日閒步到蔬園顧謂園僕
曰吾蔬間為盜者竊取汝有何計防閑園僕
有余姓者曰湏拚一分與盜者乃可先公因
忻然顧某曰余僕吾師也吾意釋然

自警編

嘗觀古人有云目所可見者謾爾經營目所不
及見者不湏置之謀慮此有識君子之語也
胸中何如寬泰

許氏家藏

青天白日和風慶雲不特人多喜色即鳥鵲且
有好音若暴風怒雨疾雷閃電鳥亦投林人
亦閉戶乖戾之感至於此乎故君子以太和
元氣為主

長者言

入鳥不亂行入獸不亂羣和之至也人乃同類
而多乖睽何與故朱子云執拘乖戾者薄命

之人也

長者言

塵生便掃莫論是否百年偶聚何苦煩惱太虛
之內無物不有萬事從寬其福自厚

忿怒箴

愚濁生嗔怒皆因理不通休添心上焰只作耳

邊風長短家家有炎涼處處同是非無實相

究竟總成空

明心寶鑑

忍是身之寶不忍身之殃舌柔常在口齒折只
為剛片時不能忍煩惱日月長

一葦集

少陵詩云忍過事堪喜此迺切於事理為世大

法非空言也

政訓

休與小人為仇小人自有對頭

呂新吾小兒語

受人凌辱畏其勢而忍之者不足為忍無可畏

之勢而能忍之者真為忍也

書紳要語

人欺未必是辱人怕未必是福

書紳要語

見人忍默偏欺忍默不是呆的

呂新吾小兒語

自家認了不是人再不好說你自家倒在地下

人再不好跌你

呂新吾小兒語

生事事生省事事省柔弱護身之本剛強惹禍
之因

景行錄

會做快活人凡事莫生事會做快活人省事莫
惹事會做快活人大事化小事會做快活人
小事化無事

清修妙論

今人不忍一言之忿或爭銖兩之利遂相構訟
夫我欲求勝於彼則彼亦欲求勝于我讐讐

相報遂至破家蕩產禍遺子孫豈若含忍退
讓使鄉里稱為善人長者子孫亦蒙其庇乎

王陽明

凡人有好爭訟者此不可曉萬一必不得已被
人殘賊欺害告狀固是正事其中有小事閒
氣往往爭告累年不以是非為曲直惟以勝
負為強弱甚至牽累至死破產殆盡傷情害
義而不顧不息者此愚人之極也昔有詩曰

些小爭差莫若休不經府縣與經州費心喫

打陪茶酒贏得猫兒失了牛最可念誦

厚生訓纂

事無大小只當以理爲主然理雖在我所遇之人愚者不知理强者不畏理奸猾者故意不循理則理又有難行處便當審度事勢何如從容處之事小便舍忍過去寧我讓人可也事大則質之官府告之親友辯白曲直終越理不得自然輸服若恃我有理悻悻生忿直

要儘力作到十分不肯退步容忍則愚者終不明强者終不屈奸者必百計求勝或有理翻成無理矣古人謂事到七八分卽已如張弓然過滿則折此亦處事者之法

胡師蘇

光祿卿王守和未嘗與人有爭嘗于几案間大書忍字至于幃幌之屬以繡畫爲之明皇知其姓字非時引對問曰卿名守和已知不爭好書忍字尤見用心守和曰臣聞堅則必斷

剛則必折萬事之中忍字爲上帝曰善賜帛以旌之

開元遺事

劉伶嘗醉與俗人相忤其人攘臂奮拳而往伶曰鷄肋不足以當尊拳其人笑而止

世說新語

徐文貞當海蔡時鄉民多踵其門詈之者公對人云慎毋報復譬如犬嚙人人亦嚙犬耶口占一絕云昔年天子每稱卿今日煩君罵姓名呼馬呼牛俱是幻黃花白酒且陶情觀此

則常人于橫逆之來可無憾矣

西樓雜著

管幼安在遼東隣人有牛暴幼安田幼安牽牛着涼處自與飲食過于牛主牛主得牛大慙

若犯嚴刑

警語類抄

韓面與同僚處一日有卒悍厲衆皆怒之惟韓不顧徐曰無忿疾于頑惟頑能致人忿故也昔張忠定公爲崇陽令有一錢斬吏之事此却是過當處正不能不忿疾于頑也

鶴林玉露

臨江湖秘校與客圍棋忽有村民惡聲相加問之則云來笑簿公曰少待其人直前推局大罵客不堪怒公徐解之曰想爾畢租務欲勾簿乎曰然公卽取簿勾之仍與斗米遣歸其人至半途遇其妻抱子號哭而來問何以不死卽言其故抵家而氣絕蓋以計服毒來也公不舍忍禍立見矣

感應經解

武林沈慎齋云有李某者星家言其某月日值

難星當有奇禍李某至期閉門靜息偶步過外氏纔隔數廛耳忽有肩柴者突過鈎破李某新衣李某殊怒欲齧齧之已而念星家之言遽霽色舍去肩柴者感其德歸語其室云藉令逢異人吾柴不堪賠而背不堪箠矣時酷暑渴甚飲水過多暴下而死李某遂免於構世言忍敵災星觀此良然

續見聞紀訓

唐李文公翔問藥山禪師曰如何是黑風吹船

飄落鬼國師曰李翔小子問此何為文公佛
然怒形於色師笑曰發此瞋恚心便是黑風
吹船飄落鬼國也

蟾心編

積德

漢東平王顯宗母弟也上問處家何樂對曰為

善積德

善最樂及薨肅宗東巡幸其宮追感謂其子
曰思其人至其鄉其處在其人亡為之大慟
日益編

作德日休為善最樂黃山谷嘗手書此八大字

以訓示子孫

續自警言編

識些道理不做好人天地鬼神亦深惡之蓋不

識好惡如童稚如醉人雖有罪可赦若知而故犯不可免也

厚生訓纂

天之生人其耳目口鼻四肢百骸無富貴貧賤一也世間之饑而不得食寒而不得衣甚至終身不識有室家之樂者吾不知其幾矣富貴之人豈惟無饑且肥甘足於口豈惟無寒且輕煖足於體華堂峻宇妾媵滿前靡有求而弗得靡有欲而弗遂天之厚我不越庸人

萬萬哉故雖日行方便猶不能補報天之萬一而乃或任其饕餮之性恃勢凌人則天其喜我乎惡我乎子孫其受福乎此理甚明不待細思而可曉也

衡門錄

太尉韋儁爲領軍于忠所害歎曰吾一生爲善未蒙善報常不爲惡今爲惡終又宋詹事劉湛以義康黨被收謂弟素曰相勸爲惡惡不可爲相勸爲善正見今日此卽范滂臨刑時

語其子之言也惟陸務觀云爲善自是士人常事今乃邀身後福報若市道吾實恥之吁

二子聞此言可以瞑目矣

讀書鏡

人若能幹好事纔爲有用人

衡門錄

晦翁云天地一無所爲只以生萬物爲事人念念在利濟便是天地了也故曰宰相日日有可行的善事乞丐有日日可行的善事只是當面蹉過耳

長者言

深以刻薄爲戒每事當從忠厚

薛文清公

富貴家宜勸他寬聰明人宜勸他厚

長者言

吾本薄福人宜行厚德事吾本薄德人宜行情

福事

長者言

薄福者必刻薄刻薄則福益薄矣厚福者必寬

厚寬厚則福益厚矣

長者言

有穿麻服白衣者道遇吉祥喜事相與牽而避之勿使相值其事雖小其心則厚

長者言

游定夫錄云有客來相訪如何是治生但存方

寸地留與子孫耕 明心寶鑑

以忠孝遺子孫者昌以智術遺子孫者亡以讓

接物者強以善自衛者良 景行錄

積金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守積書以遺子孫

子孫未必能讀不如積陰德於冥冥之中以

為子孫常久之計 司馬溫公

聰明本是陰騭助陰騭引入聰明路不行陰騭

使聰明聰明反被聰明悞 立身類腴

風水人間不可無全憑陰騭兩相扶富貴若從

風水得再生郭璞也難圖 立身類腴

有心無相相逐心生有相無心相從心滅 神相編

但存心裏正不用問前程若要有前程莫做沒

前程 明心寶鑑

作福不如遠罪避禍不如省非 明心寶鑑

無求勝布施謹口勝持齋 明心寶鑑

看經未爲善作福未爲願莫若當權時與人行
方便 立身類腴

爲善之人非獨其宗族親戚愛之朋友鄉黨敬
之雖鬼神亦陰相之爲惡之人非獨其宗族
親戚叛之朋友鄉黨怨之雖鬼神亦陰殛之
故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

殃

王陽明

凡人有勢不可倚盡有福不可享盡貧困不可

欺盡此三者乃天地循環週而復始故行善
者福雖未至禍自遠矣行惡者禍雖未至福
自遠矣行善之人如春園之草不見其長日
有所增行惡之人如磨刀之石不見其損日
有所虧損人利己切宜戒之 應驗錄

一念之善吉神隨之一念之惡厲鬼隨之知此
可以役使鬼神 長者言

世間第一好事莫如救難憐貧人若不遭大禍

捨濟能費幾文

呂新吾小兒語

日費千金爲一瞬之樂孰若散而活凍餒者幾
千百人處眇軀以廣厦何如庇寒士以一席
之地乎

省心詮要

龍舒曰予徧覽藏經無陰府寄庫之說奉勸世
人以寄庫所費之貲周窮濟急廣行善事則
往生淨土若不爲淨土功德而爲陰府寄庫
則是志在陰府死必入陰府善如有人不

爲君子之行以結交賢人君子乃寄錢于司
理院獄子處待其下獄則用錢免罪豈不謬

哉

一葦集

儒家言報施佛家言布施其實一也佛言欲得
穀食當勤耕種欲得智慧當勤學問欲得長
壽當勤戒殺欲得富貴當勤布施布施有四
一曰財施二曰法施三曰無畏施四曰心施
財施者以財惠人法施者以善道教人無畏

施者謂衆生恐懼時吾安慰之或教以脫離
使無畏心施者力雖不能濟物常存濟物之
心或孝養父母或忠誠事上或仁慈安衆凡
一言一語一動一止必期有益勿使有所損
害乃布施也所爲如此存心又如此後世豈
不獲富貴之報

勸善集

杜祁公衍性好施張瓌曰公之好施人所能及
也其不妄施人之所不能及也吁今之施者

半及于沙門弟子止矣余以爲此不惟施之
三寶而當並施之三教不惟施之三教而當

首施之三族

讀書鏡

宋虞愿爲散騎常侍明帝起湘宮寺費極奢侈
又起莊嚴刹十層不可立分爲兩刹各五層
帝曰卿至湘宮寺未我起此寺是大功德愿
曰陛下起此寺皆是百姓賣兒販婦之資佛
若有知當悲哭哀愍罪高浮屠何有功德

事文

類聚

鄧豁渠自訟云爲僧者幹自己事帶累十方施
主委實難消誠哉言乎夫僧人爲自己生死
猶士人爲自己科名也爲科名故累諸隣里
親戚供給所需成名則足以報之名不成則
所負多矣不解此義而唯嫌信施不廣豈不
大錯

蓮池大師

人有患難不能濟困苦無所訴貧乏不自存而
其人樸訥懷愧不能自言於人者吾雖無餘
亦當隨力周助若其人本非貧乏乃挾揮押
啞佞之術而遍謁貴人富人之門有所得則
以爲已能而恣其浪費無所得則以爲人鄙
而肆其詈言正當以不卹不顧待之豈可割
吾之不敢用以資他之不當用

世範

鄭氏曰橋圯路淖子孫倘有餘貲當助修治以
便行客或遇隆暑又當於通衢設茗一二處

以濟渴者宜隨力隨助不可謂捨財不見獲
福而不爲

雲翁漫錄

人有糾率錢物造橋修路及造渡船宜隨力助
之不可謂捨財不見獲福而不爲且如道路
橋船既成吾晨出暮回過橋乘渡無有疎虞
皆所獲福也

厚生訓纂

趙閱道嘗知越州值歲大歉公召州之富民畢
集勸誘以賑濟之義卽自解腰間金帶置庭

下於是施者雲集所全活十數萬人曾子固
作救災記備述其事

遜齋集

蘇長公卜居陽羨以五百緡買一宅將入居之
偶夜行聞有老婦哭者而哀公問其故姬言
舊居相傳百年一旦移去所以泣也問其居
何在正五百緡所買者卽取屋券焚之不受
原直而自陽羨還毘陵勿徙宅矣

勸善錄

趙清獻公抃寬厚長者與物無忤家於三衢所

居甚隘弟姪有欲悅公意者以厚直易鄰翁之居期廣公第公聞之不樂曰吾與此翁三世爲鄰矣恐棄之乎命亟還翁居而不追其直

自警言編

林積南劍人少時入京師息蔡邸覺床第間有物視之見一布囊中有錦囊實以北珠數百顆明日詢主人曰前夕何人宿此主人告以一巨商也林大榜于室曰某年月日劍浦林

積假館遂行商至京取珠無有急沿故道物色至邸見其榜卽還訪林悉以歸之商欲中分林不受曰使積欲之前日已爲已有矣商不能強以數百千就佛寺爲林祈福

德慧錄

程瓊休寧人寓州北門外開舖賣飯宿客畜馬騾送行然其人雖居市井而輕利重義有安宗定者携銀百兩來州買絲絲未出復歸飯于程舖就催其馬下梅溪置銀于布囊縛之

鞍後至中途墜地不覺也跟馬僮拾之匿于
路旁竹園內宗至梅溪解囊不見初不意僮
也迺馳回程舖查訪且榜諸途曰得銀者願
平分程視僮面色可疑遂密誘之得實亟押
僮至其所取銀還之宗以其半爲謝堅辭不
受減至二十兩亦不受然程之拾遺而還非
止一次此其多者耳

見聞紀訓

南陽李文達公之祖故商也家種棉花載貨湖

湘間停于邸舍有臨江二商議值二百兩交
易訖舍傍火發延燒無遺二商大慟曰本竭
歸不得矣非死則行乞耳李聞而呼之曰汝
等貨未及舟尚爲我貨物失價存我當還汝
亦理所宜汝失貨本無以爲生我尚能力業
歸可再至乃以三百金還之而自垂橐歸

德慧

錄

解開縉父也貨鉅富親故婚喪力瘠者輒以財

穀濟之有告急者蹈湯火赴援不顧或多爲鄉里所負開曰人孰不欲厚積而肯輕捐所有以與人哉夫富者怨之府也吾但知種善以貽子孫而暇金玉乎哉

德慧錄

秦州儲仲文嘗中鹽遼陽載布數車至則值虜騎圍城雨雪浹旬日饑凍者道相屬仲文日坐逆旅戶外探橐中布散之不問誰某衆商止之曰商本以求利顧并以本棄之不可仲

文曰此何時尚計利邪

德慧錄

瞿嗣興常熟人陰行其德璫工王氏大雪凍餓不能起嗣興憫之携錢二十緡潛投牕隙而去歉歲有窶人來糶粟受其錢五千陽忘曰汝十千耶倍與之粟凡負販者必多償其直家人恠問之嗣興曰彼胼胝手足求升合利吾忍與較耶

德慧錄

范文正公守邠州暇日帥僚屬登樓置酒未發

觴見縗經數人營理喪具者公亟令詢之乃
寄居士人卒於邠將出殯賙斂棺槨皆所未
具憮然卽徹宴席厚賙給之使畢其事坐客
感嘆有泣下者

日益編

李約爲兵部員外郎嘗舟行與一商吳姓者舟
楫相次吳忽病革邀約相見旣至乃以二夜
光珠遺約且以二女爲託女絕色明日吳死
財寶數萬一舟之人莫不窺覲約乃悉籍其

數寄之於官二女立爲擇配乃殮當殮之時
復以所得夜光含之人無見者後吳屬來理
財約請官發視夜光在焉時人莫不稱嘆

勸懲

李疑居金陵家素貧獨好周人急金華范景淳
爲吏京師得疾慕義踵門疑卽汛除一室使
寢息其中躬爲煮糜煉藥旦暮問所苦兼親
浣滌景淳流涕曰無以報厚德囊有黃白在

舊旅邸願君取之不然終爲他人得耳疑遂邀其鄉人偕往携以歸籍其數封識之數日景淳竟死疑出私財買棺殯于城南召其二子至按籍還之平陽耿子廉械逮至京師其妻孕將育衆拒門不納疑謂婦曰人命至重吾寧舍之而受禍不悔也俾邀以歸產一男子命婦事之如疑事景淳踰月辭去

德慧錄

曹武惠初克成都有獲婦女者悉閉于一第竅

以度食且戒左右曰是將進御當密衛之洎事罷訪其親還之無親者備禮嫁竟無所染

德慧錄

王荆公知制誥吳夫人爲買一妾荆公見之曰汝誰氏曰妾之夫爲軍大將部米運失舟家貲盡沒猶不足賣妾以償公慨然曰夫人用錢幾何曰九十萬公呼其夫令爲夫婦如初盡以錢賜之

德慧錄

張文節在政府國封時節入見莊獻見其二婢
陋甚命爲別置少者國封如戒文節一見乃
指二老婢謂曰此皆久在左右若逐出之無
所歸矣如二妹者皆未笄嫁與少年前程未
可量使守一老翁何益於事卽日面奏嫁之

德慧錄

葉侍郎贄居官清苦謝政後雍雍里門有長厚
名偶有人傳云某鄉士夫孫女爲娼家買去

公惻然曰此縉紳所共恥也遲之則此女一
失身終難補矣亟呼婿宋文祥以銀若干贖
歸復以銀米助民家養爲婦卒得其所

勸善錄

袁州分宜縣見嚴介谿相公所修石橋一座其
長近百丈跨江橫截石皆堅緻光麗所濟甚
博而遠計當日費貲不下數十萬及由分宜
而南凡境內橋數十座皆介谿夫人歐陽氏
施造蓋皆有利行者夫介谿一生相業爲世

詬訛而橋之濟物功德殊不可泯又歐陽夫
人當日好施如此亦可謂具慈憫性者余故
記之見士君子能行一善有利于世論者自
不忍以人廢也

雪濤小書

曹州于令儀市井人也長厚晚年家頗豐一夕
盜入諸子擒之乃鄰舍子也令儀曰爾素寡
過何苦爲盜因詰所欲遂予十千以資衣食
又恐爲邏者所獲留至明使去盜感愧卒爲

良民君子以善服人不如以善養人養人至
于盜賊使之改過真是一具大洪爐也

讀書鏡

太丘長陳寔平心率物鄉閭有爭訟輒求判正
譬曉曲直退無怨者且云寧爲刑罰所加不
爲陳君所短嘗有盜入止梁上寔夜起自整
呼子孫訓之曰人不可不自勉不善者未必
本惡皆由習壞取咎梁上君子是矣盜大驚
投地請罪寔復徐譬之遺絹二疋令其省改

自此一邑盜風頓息後累徵三公不起既沒
海內赴吊者三萬餘人制衰麻者以百數

勸善

季豐吳封君南山公之父諱玨厚德長者也一
日自外歸過其別墅望見栗園中有人正在
樹偷栗迺亟勒馬轉迂路三四里抵家語其
故且曰設我過而彼見之必倉皇墜地非死
則重傷矣今恣其所取損我能幾何哉卽是

一端其仁厚類可想見

見聞紀訓

曹彬知徐州有吏犯罪立案逾年杖之人皆不
測曰吾聞此人新娶婦若杖之舅姑必以婦
爲不利朝夕呵罵使不能自存吾故緩其事
而法亦不赦也

德慧錄

庾公亮乘馬有的盧或語令賣去庾云賣之必
有買者卽復害其王寧可不安已而移于它
人哉昔孫叔敖殺兩頭蛇以爲後人之美談

效之不亦達乎

世說新語

應俊云所謂陰德者非獨富貴有力者能之尋常之人皆可爲也世有樂施者施棺砌井修橋整路此皆陽德也惟能推廣善心務行方便不阻人之善不成人之惡不揚人之過人有窘乏吾濟之人有患難吾救之人有仇讐吾解之不大斗秤以倍利不深機穽以陷物隨力行之如耳之鳴惟已自知人無知者此

所謂陰德也

孫公家訓

佛之設教也無非欲人向善而滅惡故念佛者念念體佛之謂非徒口誦之謂耳世有一等不明人口雖誦佛而念實回之是名瀆佛非名念佛佛必深罪何以邀福昔有一夫人性甚刻薄而又甚佞佛每朝虔誠長跪佛前誦佛萬聲一日其夫從後呼之曰夫人不應再呼之亦不應連呼三次夫人大怒曰我一心

念佛汝何亂我夫曰汝呼佛無數佛不汝罪
我呼汝三聲汝卽罪我乎

病餘錄

蓮池老師云夫學佛者豈在莊嚴形迹止貴真
實修行在家居士不必定要緇衣道巾帶髮
之人自可常服念佛不必定要敲魚擊鼓好
靜之人自可寂嘿念佛不必定要成羣做會
怕事之人自可閉門念佛不必定要入寺聽
經識字之人自可依教念佛千里燒香不如

安坐家堂念佛供奉邪師不如孝順父母念
佛廣交魔友不如獨身清淨念佛寄庫來生
不如現在作福念佛許願保禳不如悔過自
新念佛習學外道文書不如一字不識念佛
無知妄談禪理不如老實持戒念佛希求妖
鬼靈通不如正信因果念佛以要言之端心
滅惡如是念佛號曰善人攝心除散如是念
佛號曰賢人悟心斷惑如是念佛號曰聖人

勸人念佛文

余嘗得東坡所書司馬溫公解禪偈其精義深
韜真足以得儒釋之同特表其語而出之偈
之言曰文中子以佛爲西方之聖人信如文
中子之言則佛之心可知也今之言禪者好
爲隱語以相迷大言以相勝使學者俵俵然
益入于迷妄故余廣文中子之言而解之作
解禪偈六首若其果然則雖中國行矣何必

西方若其不然則非余之所知也忿氣如烈
火利欲如銛鋒終朝常戚戚是名阿鼻獄顏
回安陋巷孟軻養浩然富貴如浮雲是名極
樂國孝弟通神明忠信行蠻貊積善來百祥
是名作因果仁人之安宅義人之正路行之
誠且久是名光明藏言爲百代師行爲天下
法久久不可掩是名不壞身道義修一身功
德被萬物爲賢爲大聖是名菩薩佛嗚呼妄

者以虛辭岐實理以外慕易內修滔滔皆是也豈若是偈之坦明無隱乎盍反而觀之

鶴林

玉露補

凡貧賤人爲善難爲惡亦難何者勢不足以濟也富貴人爲善易爲惡亦易何者力足以遂其願也假令堯舜桀紂俱匹夫縱仁暴之極祇戚屬受之必不能遍被于鄉閭况國與天下乎近世宰官慕大雄之教輒脫冕齋居作

老衲狀予竊笑之夫我等爲窮措大則無如之何耳幸而通籍綰符如應龍之乘風雲微霖大需相時以投枯槁咸待澤焉視桔槔之取潤于江河者勞逸鉅細懸矣何必作區別見而謂仕宦非淨業乎其所着烏帽卽毘盧冠也鞭笞卽痛棒也呵怒卽熱喝也見冤抑而隱之卽是慈悲道場之死而致生之卽是方便道場窘迫于上官而爲民受屈柔其氣

以奉之卽是忍辱道場簿書錢穀晝夜不休
無須臾之暇真若世人爲兒孫作馬牛者卽
是精進道場飲冰之操終始不渝暮夜之金
不入卽是清淨道場巨猾望之而斂跡無扞
網干憲之奸卽是降魔道場吾願士大夫以
宰官身作佛事孔孟之真脉其在茲乎佞佛
之誚免矣

沈氏弋說

道清老師曰欲修仙道先修人道人道不修仙

道遠矣

明心寶鑑

雷府辛君曰心頭不善念經無益違法欺公修
身無益不善取財布施無益不明自性問禪
無益不惜元氣服藥無益心高氣傲廣學無
益時運不通枉求無益無心出世學道無益
生不孝親死祭無益不斷生殺戒葷無益

集

一
葷

東嶽聖帝曰心不光明點甚燈意不公平看甚

經大秤小斗喫甚素不孝父母齋甚僧妙藥
難醫冤業病橫財不富命窮人人惡人怕天
不怕人善人欺天不欺說話莫談他人短自
短何曾說與人生事事生君莫怨害人人害
汝休嗔臨危若不行方便念盡彌陀總是空

諸經纂訓

書